

沧海遗民剩稿

刘序

吴序

施序

邱序

郑序

陈序

自序

题词

如此江山楼诗存

四香楼少作附存

林跋

连跋

题词

题词

王处士友竹先生五旬寿序

友竹居士五十寿诗

邱菽园笔记一则

题沧海遗民「台阳诗话」

遗民王友竹君生圻表

刘序

台湾斗绝海外，居人敦尚气节，有郑延平遗风。甲午一役沦为异域，东海之蹈、西山之节，所在有人；以余所知，王君友竹其一也。清襟高躅，与古为徒。仲蔚之室，四壁徒立；管宁之床，十年不移。铲迹荒谷，托长镵以哀咏；抗心古哲，娱覆瓿之玄文。所著有「如此江山楼诗存」、「四香楼余力草」，统名曰「沧海遗民剩稿」。今岁由雷君曜年丈寄示，属为序言。开函欣然，展卷罄折。诗共百余首，大都穷愁发愤所作、遭历不平之鸣。么弦孤曳，如鼓雷威之琴、变征之音；恍和燕台之筑，其志怨、其声哀以促。君殆古之伤心人欤？

嗟乎！伊川被发，酷甚沦胥；杞人忧天，乃逢倚杵。沧海岂木石能填？遗黎深桑梓之恻！甲午之事，复奚言哉！始则尸臣选■〈而上大下〉，远惭甘寝之谋；继以大藩畀人，复昧挈瓶之智。遂使黔献沦为左衽，膏坏弃如敝屣；幅员日削，内政滋焚，而国步遂以不振矣。今则朝市已改、横流方剧。九州岛赤县，并为猿鹤之场；三辅黄图，尽属豺狼之窟。求君丹穴，孰是其人？举酒新

亭，难忘啜泣！黍离之感、薇蕨之悲，固不独君之台湾已也！千里投契，后先同为遗民；百折此心，我辈毋忘息壤！抱孤怀以谁语，有同病之相怜。宜吾读君斯集，而不知涕泪之横集也。

序既成，以聚珍板印行。庶几传之后世，如读杜清碧之谷音；藏之名山，亦可备郑所南之心史。

甲子（民国十三年）仲冬，吴兴刘承干。

吴序

余向与新竹郑君毓丞友善。毓丞寓省垣，数过余；谈次时及海外人物。毓丞君言同乡王子友竹先生，今之隐君子也；且盛言其能诗。余心识之，而以未得一睹巨制为憾。

今岁夏间，友竹哀其所作寄余寓斋。余受而读之，其清词丽句时露行间，极似唐人风格，回非俗手所能为之；钦佩久之。固念士君子处衰乱之世，其牢笼抑郁之意无所发舒，因托于歌咏以自见，如变雅之作、骚人之旨皆是。三代以下，陶靖节外，如郑所南、谢皋羽之流，均有集行世。友竹负经济才，值沧桑之变，杜门不出，而其忧时愤俗之意，要不能一日去怀；读其诗而哀其遇、悲其志，固亦有识者之所同也。

友竹书来，言方在病中，欲得序以存其诗。余不能诗，何足以存友竹之诗；而身世之感彼此共之，斯固不能嘿然已也。谨书数语归之。友竹其善自调护以养天年，俛神明不衰，意兴尚在，当可更得数十篇以续此集之后；余老矣！犹将乘暇取而读之，幸甚。

辛酉（民国十年）腊月，愚弟吴曾祺谨序。

施序

夫生原如寄，谁非印爪之鸿；志在不祧，几见留皮之豹！文字祇供覆瓿，姓名何苦灾梨。然而敝帚千金，焦琴百劫。灵台自镜，求诸面目本来；古锦为囊，呕出心肝乃已。此吾老友寄生所以汲汲顾影、兀兀穷年，敬礼待定于子桓、太冲问序于元晏也。

寄生，新竹孕秀、扶桑■〈先父〉声。当惨绿之少年，信蜚黄之俊物；论者谓半山嫡乳、辋水诗孙，不难点破壁之睛、骋绝尘之步、艳生花之梦、巍拾芥之科。又况玉海通人、梅溪才子，以乌衣望、为鲲鸟雄，一往无前，亦固其所。而乃榜头厄我、篱下依人，康了频频、嗟来惘惘！原子思贫而兼病，盖次公醒亦能狂。以故双涕牛衣，半生马磨；黑头已雪，白眼如冰。正则离骚，欲问天而无路；仲连孤愤，将蹈海其何辞！犹幸诗卷光阴、田家风味：陶潜三径，有义熙不纪之年；杜甫八哀，尽天宝以还之作。

仆也，霜毛告迫，石腹待归。天地蓬庐，何处足容吾膝；朋侪席研，有时相印以心！知僧达固自不凡，念阿戎可与共话。当此神州沉陆、瘴海扬腥，窃恐赤蚌之珠闇投于屠俚，元菟之玉贱没于榛菅；则虽平子工愁、文通善恨，举世既不闻说项，何人以此事推袁耶！嗟夫！如此江山，权作小楼之主；遗民沧海，老于大布之衣。如仆者，亦犹夔之怜蚺、邛之负厖已耳。吟髭屡断，深惭一字之师；生面别开，各抱千秋之想！敢为弁首，藉以引喙。

辛酉（民国十年）中春朔日，六十七叟施士洁序于鼓浪洞天寄庐。

邱序（原题「赠王君友竹序」）

嗟乎！吾盖观于古今来才学人之以诗闻者，其平日之才学固皆有余于诗之外者乎！夫以诗之门径烦纡、堂奥深博，虽则毕吾世之才学，穷神尽气，心摹手追，以究六义之章，始尚恐其未必有当；而猥以余事视之耶？然则，即诗名以尽一生、即诗境以游终日，寝之、馈之、寤之、寐之，此外遂无事业，此蒋心余所谓『呼作词人，心骨痛之』者。吾知凡为诗人者，盖皆其所不安者也；以其所不安而竟盘旋磬折，一若有甚不得已而后以诗闻焉。此吾所谓其才、其学，当有余于诗之外者也。若吾门王生友竹者，殆其选已。

友竹名松，号寄生；为台湾之新竹厅人。其先自吾闽之泉州来，系出泉州刺史继隆先生（广武王潮公孙）。自其生也，在中国割台之前二十余年；奇气虎虎、狂志嚶嚶。读书以经世为务，穷究博览于古今安危、治乱之变；独不喜为帖括家言。暇则登涉山林，赋诗饮酒自乐而已。乡里父老，稔其内行孝友淳实，皆以才学人称之；共白当事，列入保案，奖以职衔荣典。而友竹独意有弗屑，力辞者屡矣；或醉以觥，逼使言志，则器器然曰：『吾诚有恶于今之官僚派者，故借山水、诗酒而逃之；乃忽因虚誉而猎冠服，是自欺吾志也。无志者，不可以为人；自欺者，不足以立身。世苟有安吾身而伸吾志者，吾其从之游乎！』或闻其言，遂以狂生目之；而生固自谓我非狂生也。迨前清光绪甲申（十年）岁，法、越事起，法舰骤扰台湾，袭取澎湖踞之；草草议款，幸得退还。时乃告其乡人曰：『吾辈无以目前之苟安而嬉也！台湾孤悬海中，材木、磺山久闻于外；譬之积薪可以召火、慢藏可以诲盗。乃观之今之君子，多昧曲突徙薪之义；其小人，尚为梁燕堂雀之嬉；隐忧所伏，正未易弭。十年之后，人其念哉！』及甲午（光绪二十年）中东之战，「马关和约」果以要割全台，争之不胜；众咸服其先见。于时风烟倏扰，民间竞立名号谋拒日本。乃携眷避地，趣返泉州祖籍；中途遇盗，倾其所有。不得已，于事平后嗣再东渡，托一廛焉。平居抱志自重，吏民敬之。城郭村落，藉其言而得免锋镝之患者伙颐。己则青鞋、布袜，蔬食啸歌；虽日与贵官往还，未尝私有干请。故四方外来

之士苟及新竹，无不知有诗人王松之名者。

嗟乎！世有如友竹之人，而可谓其才、其学能无余于诗之外耶？比年以来，友竹则竟编其所作「诗集」、「诗话」四种，将以梓行。是友竹亦愿以诗闻矣；其诸有所不安者欤？抑有所甚不得已而后出此者欤？殆亦未可知。然屈其才学以为诗，则诗之层累曲折，将必深味之而日甘；能并其日力以为诗，则诗之浅深得失，又必切喻之而日化。友竹乎！其以诗为寝馈寤寐者乎！仲尼曰：『求仁而得仁』；友竹亦惟日求之诗，斯则得之矣。

又题友德诗册

献身遽使许骚坛，终屈吟怀一世殫！师友相资为学易，乱离之际立言难！愁来厄我疑天醉，梦觉将心与汝安。且快生前亲写定，懒从季绪问褒弹。
闽海菽园邱炜燾拜题。

郑序

风骚之士，每借诗酒以自豪；遗佚之民，亦假诗酒以自晦。其耽诗酒则同，其所以用诗酒则异；志之所存，不可得而强也。吾友王君友竹，耽诗酒而善用诗酒者也。二十年前之友竹，则用诗酒以自豪；二十年后之友竹，复用诗酒以自晦。自豪，见友竹之才华；自晦，见友竹之品节。余于是窃有感焉。

忆余弱冠时，设帐于东村别墅。友竹暇辄造访，问其年，长余二岁耳已；能以诗鸣，又豪于饮，见之者不谓之诗中摩诘、即谓之酒中东皋。邑之人有欲纳交于友竹者，争以诗酒罗致；既至辄醉，兴酣落笔，珠玉随风、云烟满纸矣。脱不适意，虽款招不赴也。一日，见余案头有咏牡丹诗，其结句云：『天然绝妙嫣红色，不把胭脂污本真』；击节称赏，谓不脱诗人本色。余谓此二语犹着色相，不以其言为然；而不知友竹盖借他人之诗，以为自己写照也！余时方肆力于帖括之学，于风雅一途，属门外汉；视友竹之一斗百篇，凌沧洲而摇五岳者，其气象迥乎不侔。赋性慳愚，又复为虚名所误，转不如友竹之落落矫矫，得为缙山鹤、华顶云也。罡风猝起，海水横飞；千里婆娑洋，遂成一不可思议世界。余避地温陵，息影于桐阴者二十载；落月屋梁，与友竹梦中时复相见。后得读「台阳诗话」，天涯芳草，幸见寻于王孙；千里神交，益令人感恩知己。秋风热血，安得不喷向故人耶？辛酉（民国十年）夏五，余省坟东渡，主家擎甫述穀堂，得与友竹促膝谈心者四阅月。越明年，香谷先生出殡，余往执紼，暮雨疏灯，得续谈未罄之积愆。时余年未五十，而已霜其鬓、花其眼、陨落其齿牙；视友竹亦苍然暮气，非复曩时之水木清华。两人顾影自怜，谓此生能得几回相见？河梁携手，黯焉魂销；真有后顾茫茫、百端交集之感矣。

结习未除，因缘复续。数年来南北争锋，影响于学界者不■〈甚少〉；余

得乘学校停办之隙，挈眷东渡，暂作寓公于岛国。梧松风鹤，偶寄行踪；间或托诗酒以自遣。暇时，友竹出所著「如此江山楼诗存」相示；谓『交情之厚，无逾我两人；请及余未死，为识数语于简端，以作垂老之蜡泪』。余读其诗，并阅邱、连二君所作序，类能道其要着；人云亦云，未免贻讥拾慧，余于此又将何言？继念余与友竹为三十余年挚交，嘿而息焉，既有所不安；率然言之，又有所不可。况友竹之学问文章与夫生平之隐德，其啧啧可言者更仆难数；固不特是集之脍炙人口也。即以是集而论，其兴高采烈、华若春荣者，即前二十年自豪之友竹也；其思远忧深、凄如秋日者，即后二十年自晦之友竹也。友竹之不污本真，是集不啻为之写照矣！读是集者，呼友竹为风骚之士也可，呼友竹为遗佚之民亦可。

庚申（民国九年）冬、仲至前五日，愚弟郑家珍拜序。

陈序

甚矣！虚誉揄扬、信口诋讟之不足系作者轻重也。虽以荐绅大老文章、巨公齿牙之力颞颥片时，而销声匿迹，勃焉忽焉。故韩文公推孟郊谓『自秦汉以下，屈指有数；天假之鸣，有唐一人』；乃其论定也，郊寒与岛瘦并俪。欧阳公推舜钦，比之黄河清、岐凤鸣，三千年一见；乃在当时，即与宛陵一集浮沉。甚矣！揄扬之不足恃如此。至覆瓿扬雄、投匭李贺，当日之抑之、摧之者，至矣、尽矣；而及今扬文与班史并名、鬼仙与谪仙并着，诋讟之不足恤又如此。此毁誉之无患于作者也；患作者有可毁、无可誉之实也。

社友王君，新着诗集三卷。繫时台湾丧乱之后，大老、巨公无有存者；或力求韬晦，无有知者。「如此江山楼序」，下逮于余。余谓荐绅者流，词不雅驯，蝇营狗苟，及身之名与草木腐，不能自传，能传作者乎？得附名于作者之集，是干青云而得显也，亦不足以序作者之诗也；而余又乌足以序作者乎哉！余与作者谈诗之正变可矣。变风之诗曰：『升彼墟矣，以望楚矣』；又曰：『式微式微，胡不归』！是有慨于泥中也，哀如充耳；是示人以处危乱之道也。变雅之诗曰：『倬彼昊天，宁不我矜』；又曰：『邦靡有定，士民其瘵』。是有慨于罪罟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是有憾于日蹙国百里之流也。王君遭时丧乱，航海去来，其感慨于心者，殆如变风、变雅之诗人；其于时俗毁誉、人世浮名，殆如云烟过眼之不足留于心乎！时无韩、欧，其不足为作者推挽矣；推挽如韩、欧，其不足为作者凭矣。故其诗之所造，浅者见浅、深者见深；三卷俱在，听人自会可也，不必赘也。然『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又不能不为作者言也。其诣在乡先辈□□□之上也，充其所造，又不止于是也。其曰「如此江山楼」者，若曰：如此江山，付之庸奴而不能守也；付之□族而

不能口也。惜乎！如此江山也，然有作者之楼，则江山不寂寞矣。虚誉之词，又乌足以为作者重乎！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桂秋下澣，鹿江楚渔子陈淮谨序。

又敬题大集五律一则

雅爱王新竹，诗宗已饱参。句惊前辈读，我拜下风甘。才气凌瓠北，词源出剑南。后来瓣香者，呼佛铸金堪。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重阳，陈槐庭贡俚。

自序

乙未岁，割台议成，挈眷内渡；洋面遇盗，行李一空。念得生还，虽贫无恨；况失者，偿之义也。同舟侣笑之。迨舟泊海坛，主吾宗贻燿上舍昆季家；遇杨兴隆游戎父子（厦门人），相识于风尘之外，加以推解之恩，才归晋江蚶江故里。舍舟陆行，纵观故国名山、前贤遗迹。干戈劫外，世事沧桑，抑郁无聊时托于诗歌以自娱；流离困顿，岂笔墨所能尽哉！

乱定后，因省丘墓，由厦渡台。所幸青山无恙，又喜四香楼故居巍然犹存，天之厚我者多矣。斯楼旧名，盖守汤若士先生四香戒也。旧额既失，因更名为如此江山楼；托剑南句以寄慨焉。呜呼！今再啸卧于此间，岂仅「举目河山」之感已哉！诗友酒徒，风流云散；音书断绝，情何以堪！现所往来者，唯二、三亲旧耳。城郭已非，干世之念遂绝；无日不饮，饮必醉，醉必有作；故虽家日贫、境日穷，篇帙日富。计自渡台至今凡八阅月，手着「内渡日记」一卷、「余生记闻」一卷，编「草草草堂随笔」三卷；后因远害，毁失参半。近不下楼恒匝月，左图右史，藉遣忧愁。倦辄就枕，生平经过名山、别来旧雨，虽寐不忘；而梦中见闻之新、游历之奇，醒每为咄咄怪事者累日。今晓早起，自删焚余之稿，编成一卷，署曰「如此江山楼焚余稿」。爰书近况于首，以告同病。

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同天节，沧海遗民自识。

题词

捧读友竹兄近着喜题，即希晒正。

浊世翩翩抱独清，生成挺拔信鍾灵。无书不作枕中秘，有句堪为座右铭；慷慨何殊吴鲁肃，佯狂疑是晋刘伶。逆知世乱需才亟，空谷旁求眼正青。

文章标格两风流，怎禁声名满九州！高士原非才百里，完人况有业千秋；簪纓难易林泉乐，著作真堪梨枣留。不是吾宗频击节，已闻异国散金求。

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人日，族弟瑶京国垣并书。

如此江山楼诗存

新竹王松寄生

山中访友

来路沿流水，开门见好山。花间携手语，酒后出诗删；为约三椽筑，同消一味闲。敢嫌供给少，满袖白云还。

请缨

请缨无路痛何如！且读人间有用书。莫笑朝端多肉食，求才从不到茅庐。

感兴

和议知非策，瀛东弃可伤！坠天忧不细，筹海患难防！兵燹殃千里，亲朋散四方。故乡归未得，泪眼阅沧桑。

避乱喜晤吴水田广文、李子学少尉

蒿目时艰欲问天，朝廷忧国更无贤！不图吾辈谈灯下，遍唤儿曹拜榻前。陵谷变迁伤此日，门庭衰落感中年！须知去住关名节，莫让他人早着鞭！

海上望台湾

如此江山坐付人，陋他肉食善谋身；乘桴何用频回首，懒学长沙论「过秦」。

喜抵锦江故里（俗呼蚶江）

东南半壁战尘昏，虎口余生一息存。何用携家方外去，避人此地即桃源（泉州古缙绅避世地，故名晋江）。

烽烟已远梦还惊，渡海归心对月明；遍历江山诗暂老，新知面目见犹生。

感兴

兵火无宁日，沧桑事百端；一身牛马走，大地虎狼蟠（土匪蜂起）；路梗音书断，途穷去住难！数茎华发在，周粟不妨餐。

登城东楼

登陴望阙叹拳空，时事浮云大海东。遶郭溪声秋雨后，满楼山色夕阳中。移家人困搬姜鼠，守土民愚负蝻虫。一片热肠双冷眼，愁来只合问苍穹！

村居偶得

此境清心目，重来路恐迷。水明平野阔，云压众山低；鹅鸭浮蒲渚，牛羊卧柳堤。村居风俗古，疑是武陵溪！

避乱

不求闻达祇山林，荒尽田园又废吟；避俗恨无千日酒，著书枉用一生心；百年文物悲涂地，几姓江山兆采金！畏域愁城朝夕困，那禁霜雪鬓边侵！

穷愁

萍踪自昔寄瀛东，一旦流离世业空。痛饮怕知今日事，狂吟暂觉近来工。

折磨志比三烧玉，阅历身如百炼铜。欲赋沧桑难下笔，穷愁敢拟杜陵翁！

写怀

独立苍茫诵「楚辞」，无才经世愧须眉！干戈不死贫犹幸，锋镝余生甯可悲。邻里痛思全盛日，国家忍见就衰时！而今勉守松楸地，豺虎丛中和杜诗（墓陷贼中）。

遣兴

东南半壁绝通津，那有桃源可避秦！厌世几如都散僕，忧时曾作太平民！干戈劫外清修验，石火光中往迹陈。极目山形犹拱北，且收忠骨满江滨。

偶成

如此江山伴索居，济时心力尽删除。避人计拙惊弓鸟，恋旧情深失水鱼！偷活吟身甯荆棘，谋生溷迹托樵渔。但惭无肉酬黄耳，几度烦传却聘书。

寄郑伯珣、李舜臣两孝廉

欲说当时事，诸公岂愿闻！西园梅弄月（潜园赏梅；园在城西），北郭酒论文（谓北部园诗社）；峰势鸡冠耸（指峰），溪形燕尾分（隙溪）。故乡今剩我，何以慰离群！

寄怀陈子潜广文（朝龙）

更从何处寄诗筒？浪蕊浮花到眼空。入梦几回寻旧雨，相思一夜起秋风。看云携屐灵泉寺，醉月飞觞带草堂（甲午冬，大会北郭园）。回首不堪长太息，愿君高唱「大江东」！

书感

谁能既倒挽狂澜，杀运沉沉泪暗弹！不合时宜知己少，生逢世乱作人难！亲朋离散音书断，妻子骄痴去住难。几向青天搔首问，何年种竹报平安？

自题「内渡日记」

闷极聊涂抹，行间半泪痕。避兵归故国，遇贼滞孤村！转得名山胜，难忘好友恩！竭来思痛定，把卷倍销魂。

寄怀郑香谷主政（如兰）

闻说康成在，干戈苦未休。离情分一水，别恨满孤舟。入梦怜衰老，阇心定去留。思君今夕泪，随梦向东流。

和郑毓臣广文（云鹏）元韵

近来米似长安贵，此去事如蜀道难！四顾茫茫千感集，一身碌碌百忧执。春风回首肠空断，夜月伤心泪不干。毕竟新诗咏何事，邮传只许细君看。

醉吟（并引）

余少而孤苦，长遭乱离；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偶览昔人兴感之由，若一合契，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不得不饮酒消忧，高

歌示志。忘怀得失，委心去留；每学陶公，自谓是羲皇上人。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因作醉吟，索和同志。

狂夫有心病，非酒莫能医。恰喜酒肯赊，时时一中之；醉中言喃喃，往事杂新词。亲旧笑避席，妻子苦相规：谓此是狂药，乐此欲何为？且非摄生道，兼讪富贵迟！我方入醉乡，适此大兵追；奋舌与之战，贤于用偏师。富贵不识字，岂如贫有诗；长寿无气节，不若夭为宜！醉吟有深意，此外听天施。

乙未生日感作

我今三十乃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孤愤惜无青史分，不才闲过黑头时。太平得寿方为福，离乱全生祇赏诗。此日岂惟毛义感，涓埃未报负男儿！

偶感

学书学剑廿余年，不意疮痍满眼前！报国岂宜论在位，当途更少力回天。隐忧恰为梁瓠缺，守节应如赵璧全！从此痴聋无一事，免教洗耳累清泉。

遣闷

深宵长太息，似作不平鸣。晓泪花争落，春愁草怒生；时君劳北顾，上相辱东行！剩有村儒在，相逢话太平。

回首

历历先朝事屡迁，燕京回首泪潸然！国家幸有中兴主，社稷忧无不世贤！半夜闻鸡愁起舞，长途老马怯加鞭。书生愧乏匡时策，林下偷闲总任天。

乱后游潜园

醉过西州更怆神，潜园无复昔时春。忍看石笋镌为柱，况说梅花斫作薪；临水高楼余瓦砾，藏山绝业化灰尘！伤心来去堂前燕，悲语如寻旧主人。

淡江泛舟

一叶扁舟万念删，无风波处享清闲。钓竿虚插蓬窗外，醉读「黄庭」倦看山。

吊郑延平

功名一事岂由天，忠孝如何不两全！毛发数茎完节义，英雄千里辟山川；此邦得比田横岛，割地犹劳王浚船！今日泉台应失笑，渭阳异域竟开边。

村居即事

林下埋头倦送迎，偶闻时事也堪惊；朝多安石更新法，世少汾阳复旧京！恋岫云无争出意，在山泉有不平鸣。何须更羨功名贵，「诗话」新编两卷成。

述怀

我本田间一老农，怕提旧事话康雍！何乡可葬烟霞骨，有酒难浇块垒胸。忧患转疑因识字，笑啼不敢若为容！倘非桑梓真堪恋，一叶扁舟去绝踪。

书愤

生逢割地亦徒忧，烽火连天尚不休。家有两姑难作妇，国无一士觅封侯！安危于我何轻重，得失劳人问去留。大局不禁长太息，华夷从此是春秋。

家居答友

栖迟难舍旧家乡，耻学时流为口忙。笔墨犬儿痴肖我（丙戌生，今十一），裁缝虎女喜随娘（余夫妇同丙寅，女亦庚寅）。闭门种菜云同懒，隙地栽花梦亦香。不是相怜为同病，岂轻许到辋川庄！

宿山寺偶题

寒恋重衾睡起迟，梦中啼笑似儿时。天心颠倒愁无益，人事萧条酒莫辞！自别王城惟种菜，偶来佛寺为寻诗。如今休听长安事，除却云山总不思。

归途杂诗

穷栖鸟恋旧巢林，匹马经过动悴吟；千里故山青满目，万堆新骨白伤心！江山惯作犒师牛，遂致舆图尽海头。惟有指峰无恙在，青青不改使人愁。到处听人笑圣清，惟知养士懒论兵！自从明月西沉海，夜夜痴心梦倒行。靖海将军更好生，只须传檄不穷兵。至今鹿耳洋洋水，犹似当时咏政声。天意应怜大海东，陈涛事异恰情同。愧无杜老哀时句，泪洒吟笺似血红。

书感

几许匡时志已灰，中朝偏少出群才！亲朋远别犀望月，儿女无知鸭听雷。一去王媵难复返，三呼宗泽有遗哀！可怜春燕巢林木，桃李如今半废材！

丙申除夕

痴呆不卖穷难送，如愿于今更懒求；除券奈无台避债，祭诗聊借酒浇愁。那堪时事频焦额，已卜余生莫出头。归去自佳留不恶，岂宜怨李与恩牛！

偶成

对此茫茫有所思，胡尘满目放翁悲。他时故友编遗稿，为补「示儿」一首诗。

纵笔

万迭青山一鸟吟，三竿红日百花深；左图右史邀中酒，明月清风伴抚琴。

喜吃烟

吃烟恰值禁烟期，身外浮云醉不知。倘得心肠无是物，岂愁面目异当时。藉他戒酒狂言寡，伴我看书引睡迟。若使昔年有莺粟，吴王未必爱西施！

寄怀郑养斋茂才（以庠）

醉余忽到郑公乡，不见当年旧酒狂；我爱君诗清似水，吟来但觉口生香。生逢离乱不胜悲，辛苦移家志可知；从此重洋严界限，梦中犹恐见无期！乱后游北郭园奉赠主人

避乱归来万念轻，不堪寂寞且闲行！园林重到如前世，宾主相逢喜再生。
到眼已无当日物，伤心难遣此时情！六经浩劫悲投溷，空为尼山抱不平！

送叶寿亭广文（际昌）回原籍

送别寻常已可悲，况逢世乱倍凄其！但惭今日回无力，休说他年会有期！
！鸟亦笑人行不得，花如恋主放遍迟。羌胡杂处关无阻，此事当年已逆知。

赠家瑶京弟

人文两足慰相思，一刻迟过数度催。万事输君缘有母，半生爱我只因诗。
才华恰是荒年谷，倾倒真如向日葵。深愿来生作兄弟，老天可许再追随？

酬家箴盘（石鹏）见赠元韵

交情久隔暮天云，不意寒宗更有君！觅句独能参上乘，著书犹幸未全焚。
匡时恨不逢黄石，避世何嫌卧白云！从此与君坚雅约，闲中对酒论诗文。

如此江山易怆神，干戈劫外寄闲身。尘中难得三生契，壁上看来一局新；
深愧无才难报国，偷吟有句半伤春。飞觞笑为林泉贺，着个书生作主人（新居迭溪隐处）。

村居书兴

乍采篱东菊，俄看岭上梅；哀时身暂弱，愁夜眼长开。泉石闲无事，功名愧不才！

雨云易翻覆，只合学敲推。

感怀

满朝泄泄昧先机，误事都归一合肥！天更弃人如敝屣，谁知谋国久宵衣！
！可怜剜肉医疮拙，其奈甘心听指挥！细读圣明哀痛诏，始知和议未全非。

山居适兴

颠狂原不合时宜，自别王城乐莫支。妻拙堪为山水伴，书多差喜见闻奇。
曲江对镜怜形影，彭泽编诗纪岁时。热血一腔何处洒？且将耕读教豚儿。

春日郊行即事

夜雨红墙杏，春风绿润萍。看花惊节序，听鸟卜阴晴。犬喜随人出，妇勤背子耕。
愧余无一事，日日看山行。

闲游晚归口占

行行将入郭，树下暂停鞭。远岫藏春雨，平田起暮烟。无求安我拙，所到有人缘。
莫笑游费尽，看囊尚一钱。

游五指峰下

水尽山穷处，聊停下泽车。峰高人如豆，树远鹭疑花；怪石临崖虎，垂藤饮涧蛇。
兹游太奇绝，不禁向人夸。

过张山人

经乱良朋少，寻君一慰情。后游同隔世，兹会若前生！鸡犬怜遭劫，妻孥
述避兵。天心如悔祸，犹及看春耕。

冬夜书感

好梦惊回月满庭，朔风凛冽一灯青；至今夜半涛声起，犹作当年战鼓听。

过隙雅庄感作

消忧聊备看山钱，不到溪村未一年。访旧惊闻人半鬼，避兵忍见宅为田
！入云远岫春生雨，积水方塘晚吐烟。恰恐浮生真似梦，将归莫笑更流连！

感愤

初传烽火照辽阳，忽见干戈满故乡！志士虚捐年力壮，诸公深负国恩攘
！浮沉身世空搔首，锦绣江山枉断肠。却笑汉家缘底事，黄金独不赎王嫱？

村居偶成

忆昔髫龄乐岁时，俄惊两鬓已成丝！花间偃息看新报，月下推敲理旧诗
；一世念惟家国重，半生愚任道途欺。年来领略林泉趣，万事除非醉不辞。

赠白石新太郎

夫子东瀛秀，相逢一笑中。投囊诗压白，把盏烛摇红；情重联今雨，交真
有古风。南游阴德厚，年久更思公。

山中访友感作示同游

■〈廿〈束 丩〉〉桐叶底红鹦鹉，菡■〈苕，日代口〉花间白鹭鸶；莫太
分明休混沌，与君说破不须疑！

独酌偶成

收拾千秋业，卧游五岳图。书空呼负负，痴坐说无无；交懒妻为友，事烦
子作奴。满庭花劝饮，莫惜典衣沽！

闲居书怀

消闲频觅句，无客懒开觞。愁逐春风起，眠随夜雨长。摘花熏小种，点易
炷沉香。多谢公卿意，功名事久忘！

春日闲居

肥遁兼全宠辱身，香炉茶椀足怡神。不才愿作池中物，得意羞看世上人
！杜老奇愁吟苦竹，放翁异梦靖边尘。举头怕见青青柳，抱膝长吟又一春！

冬日留题迭溪隐处

乱后回来逸趣违，人民犹是事全非！消忧勉践登临约，如此江山欲忘归！
古今兴废总堪哀，水送山迎眼一开；更约明年樱笋会，杖藜携酒访君来。

春日山居

门前又见柳青青，手选花枝称胆瓶。寂寞山栖终不厌，凄凉时事岂堪听
！余生只可耽诗酒，纵死何须乞志铭！惟有思亲心尚在，为资冥福写「金经」

三五七言

春风轻，春雨晴；红杏开还落，黄莺打更鸣。朝朝江上穿双眼，夜夜空房度五更！

和瑶京弟「有感」元韵

毵毵杨柳绿阴成，镇日流莺不住鸣。壮士有谁歌出塞！孤臣犹自梦朝京。功名多是前生定，富贵何须抵死争！把臂与君偕隐去，群仙料亦下山迎。

北郭烟雨

雨奇晴好稼盈郊，北郭先生此结茅；小米丹青摩诘句，诗情画意费推敲。郑公乡里好书巢，烟雨蒙蒙一气包；窗外芭蕉帘外柳，青灯有味伴推敲。

山居遣兴

不求名利寸心安，且把诗篇割爱删。案有奇书消白昼，门无俗客只青山。身为清节衣冠后（开闽祖云：『不作闭门天子』），自爱风流水石间。半世生涯浑是醉，一凭鱼鸟笑痴顽。

代柬谢当道

天生性癖本粗豪，左手持杯右手螯。往事悠悠肠欲断，壮心耿耿首空搔！谁知贱子趋时懒，不是山人索价高。耻学横行累儿女，明公漫笑许由逃！

感述

沧海遗民在，真难定去留！四时愁里过，万事死前休。风月嗟肠断，山川对泪流！醉乡堪匿影，莫作杞人忧！

南游绝句（八首存一）

东坡居士「凤翔八观」诗叙云：『昔司马太史登会稽、探禹穴，不远千里；而李供奉亦以七泽之观，至荆州。二子盖悲世悼俗，自伤不见古人而欲见其遗迹，故其勤如此』。台阳为娑娑洋世界，山水之奇，士大夫至者咸啧啧焉。余生长是邦，升平之世，惜未能穷一览！迩时亦以寡母老病故，未敢识游趣。今干戈初息、痍疮未复，何亟欲访珠潭而问竹溪？其意岂别有会耶！不过消胸中块垒耳。因作四截示子弟，兼以留别。时戊戌花朝。

鸡黍家家钱酒徒，情深怕我入迷途；须知狂客南游意，祇采奇诗不采珠。

排闷

老天何日息风尘，家国愁人泪满巾。寒瘦如诗因久病，流亡满眼不妨贫。年来破产惟偿债，春至无衣尚宴宾。那管山头猿鹤笑，醉吟暂乐梦中身。

中朝将相惯和戎，劫火无端到海东！懒看人情翻羡瞽，怕闻时事不妨聋。酒逢世异偏难醉，诗到途穷转不工！但愿一编常在手，时清敢说老无功！

进退自惭百不能，姓名磊落畏人称。壮心已与灰俱冷，好友翻输几可凭。

意气横空常看剑，忧愁听雨独挑灯。从今不作红尘梦，聊作山中有发僧。

尼山且欲九彝居，况我承先旧有庐。归国能无苏武节，望乡羞答李陵书！不堪困苦同笼鹤，亦厌奔波似磨驴。我信苍天应有眼，城门火岂及池鱼！

海疆何日报平安？绝好金瓯更不完！河朔已非唐土地，蛮乡尚有汉衣冠。传抄奏草惊心读，岂料沧桑袖手看！时节一杯难强进，背人独自泪阑干！

疆场日蹙想何堪！上下偏安痛剑南。世事已如唐不振，时文犹作晋清谈。心伤麦秀生原苦，眼见瓜分死岂甘！官尚爱钱兵惜命，遗民闻着也深惭！

春日闲居

过却春光懒出门，岂因富贵放金樽！事贪了彻从头问，书怕遗忘信手翻。冷暖人情当自立，崎岖世道不堪言！平生家国惭无补，心迹知谁肯见原！

书感

年华三十外，可笑百无成。阅世多奇事，恋乡亦至情；涸波鱼自散，枯骨犬还争！万念删除久，缘何醒五更？

感述

九州岛真铸错，万姓尚呼冤。多事难忘世，无才怕受恩。家贫将彻骨，国病愿除根。今日匡时策，休听白面言！

杂感

传说中原事，群雄约叩关。人犹谋仕宦，谁肯念痍瘝！家国愁如海，朝廷债似山！泪盈襟袖湿，不是酒痕斑！

杂感

互市纷纷海禁开，于今时局更堪哀！书中每有同心事，朝右偏无济世才！遣闷烹茶烧落叶，消闲看竹破新苔。近来眠食多忘却，不独人间百念灰。

今是昨非悔已迟，穷途甘受少年欺。事经过后方知错，诗未删前不觉疵。居士四休常自适，季仁三愿任人嗤！朝朝睡到黄粱熟，懒看儿童乐岁时。

客中偶成

朝向吴头行，暮投楚尾宿；不见故乡人，家山月相逐。

送郑毓臣广文之厦门次梁子嘉大令韵

东海观潮缆乍收，乘桴又作鹭江游。纵难苏、李同回汉，共信夷、齐不事周！诗酒未能闲一日，姓名已自定千秋。故乡风月无人管，早赋归欤莫滞留！

扫墓感作

云山相出没，天气半晴阴。饌献生前嗜，山防日后侵！杖头钱是纸，囊腹句成金。恐惹亡亲恼，坟边不敢吟！

题画

数点横天暎暮云，江南江北感离群。看来字缺银钩断，咄咄书空怕见君

（断雁）！

孤村流水夕阳西，接饭鸦雏屋角啼。恨未雄飞酬反哺，上林何日一枝栖
（新鸦）？

骨瘦毛焦力不支，未逢伯乐懒骄嘶。怜他伏枥心千里，也似英雄失意时
（病马）！

桃林舐犊怕鞭春，回首斜阳叹苦辛。半世泥犁心力尽，岂知问喘更无人
（老牛）！

高楼晚眺

登楼吟望久，栏朽叹无依！天地来秋色，河山吊夕晖。樵歌空谷答，牧笛小村归。不尽悲愁意，令人仰采薇。

步瑶京族弟「书感」元韵

登高宋玉独悲秋，世事徒烦作杞忧！自昔安危频北望，于今治乱付东流！
！问天屈子难埋恨，斫地王郎且寄愁。争奈姓名收不得，近来无计避公侯！

登台北城楼感题

干戈况复阻归舟，满地哀鸿更倦游。今日英雄齐洒泪，岂惟王粲独登楼！
即事

览奥探幽兴不违，每逢佳境乐忘归。披襟小憩榕根上，指点儿童去路非。
天气微暄雨乍晴，出门聊为看山行。呼僮填尽崎岖路，免得游人叹不平。

古意

潮去送郎去，潮归郎不归。何如潮有信，朝去暮归矶？

悼亡室陈孺人

满天风雨夜萧萧，愁坐空床叹寂寥。一卷离骚三致意，幽魂渺渺莫能招！
啧啧贤声遍里闾，果然论定盖棺余。最伤心处妆台畔，无复添香伴读书。
生前每恐白头吟，一病方知结发心。半载累卿眠食废，更从何处答情深！
愿结同心到白头，岂知故剑更难求！可怜碧海青天夜，独卧空房对女牛。
中路分离事岂知，那堪举案忆齐眉！伤心月落乌啼夜，正是鳏鱼梦醒时。

放言五首

元、白皆有放言长句，体兼比、兴，寄托遥深。偶仿体裁，用香山韵以续其意；聊解磕睡，别写闲情。谓为鸣春鸟可，谓为应声虫亦无不可。

覆蕉寻鹿醒还梦，杯酒幻蛇有若无。蜗角战争空负力，犀心灵透不医愚。
云程展处鹏抟翼，月影圆时蚌孕珠。百岁光阴如过客，青丝白发镜中殊。

愁如潮落落还长，人被墨磨磨不休。鸡惮为牺先断尾，鱼因贪饵误吞钩。
春花总比秋花好，失马翻贻得马忧。莫便临崖空撒手，得收缰处早回头！

事兆机先已决疑，何须休咎揲灵蓍！但教台上自隗始，何必芦中与子期

！心有心心心印处，月看月月月圆时。和光混俗原非易，不患人知患己知。

问天屈子离骚赋，斫地王郎托醉歌。东国圣师西国佛，南山鸟避北山罗。
云深易觅还魂草，风劲难兴止水波！受辱不须逃胯下，无双品自引萧何。

贫富何须论范、石，功名毕竟负韩、彭！秋风唧唧虫鸣籁，春日欣欣木向荣！
漫笑橐驼传柳子，空教蝴蝶悟庄生！憨痴都是修来福，不了缘锺不了情。

题洪逸雅茂才（以南）墨兰

一瓣心香属所南，遗民心事更何堪！泪痕墨渖潇湘雨，风叶露根花两三。

女贞木新乐府

呜呼！王道闺门始，古来贞孝肃人纪。君不见，前明朱家一女子，终身不嫁垂青史（一解）。朱家有女名妙华，自恨不能反哺如雏鸦；年笄齿绮容朝霞，母曰：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二解）。女曰：不然，吾全吾天。笑指庭中女贞木，鲁女琴操吾能读；割肌截发誓终养，长奉晨昏代兄长（三解）。新竹之山何幽幽，新竹之水何油油！郑家有女名慧修，呜呼！妙华誓矣谁与俦（四解）？通德者门、北郭者园，长斋绣佛，福我椿萱（五解）！闽南千里，雪峰仰止；生抱佛根悟佛理。以谪降生、以园寂死，拈花一别笑而已（六解）。昙花刹那，奈椿萱何！上有重闱，魂兮安归？此去骖鸾伴王母，身在西天名不朽（七解）。

郑香谷主政（如兰）挽词

考终富寿复何悲？枵触生平有挽词。今世酬恩偏觉负，来生识面莫教迟！
五千道德仙心古，八百孤寒客泪垂。老我底须愁永诀，九京聚首不多时！

百年门第乡贤后，邹鲁流风在海滨。松菊南朝称逸士，沧桑东岛剩孤臣。
园中水木清晖满，簿上金兰臭味真。我恸梓乡人物谢，不徒交谊一沾巾。

指困赠麦寻常事，卜式输边惠在民。旱潦田园完赋早，春秋祠墓鞠躬亲。
平原肝胆谁知我，洛社须眉已古人！不待盖棺方论定，一生言行合书绅。

过从晨夕廿余年，城郭人民几变迁！种德如公宜上寿，埋愁似我愿长眠！
及身早定千秋业，入梦难图一面缘！通德门中无恶客，好将此语慰黄泉。

抚今追昔感何如？劫后偷生十载余！不速欣逢花雪月，相思怕见画诗书。
琴弦寂寞悲中散，砚席凄凉怅左虚！自顾馀生庸福薄，归来弹铗已无鱼！

得闲便入郑公乡，交到形骸彼此忘。伤逝已枯双热泪，述哀难状九回肠。
一樽谁为浇诗块，万感无端扰酒狂。老圃剧怜香晚节，女贞枝上月如霜（谓公女孙慧修女士守贞不字，事亲以终）。

偏远堂联带草堂，书声依旧水西东。遗文检点犹前日，轶事流传总古风。
一饭未忘家国事，百年早悟电沓空！仙龕海上同归去，金母停鸾待木公（德配陈夫人先逝）。

鹤亡琴碎恨悠悠，肠断山阳一笛秋！吟社逢人劳说项，穷途知己愧依刘。
兕觥人罢跻堂祝，鸠杖谁陪绕郭游？今日西州门外路，山丘华屋不胜愁！

五十初度

忽忽韶光五十春，不才容易负君亲！幼輿性癖耽丘壑，长吉诗篇托鬼神。
闻见两朝惭逸士，沧桑百劫感孤臣！一年一度伤心甚，回首当时母难辰！

争名图利总成空，学佛求仙亦不工。老我山林知是福，看人钟鼎愧无功！
写忧每藉文三上，遣兴惟凭酒一中。今日不禁身世感，头衔自署信天翁。

介子而今愿隐绵，貉丘何必辨愚贤！种瓜种豆空身后，呼马呼牛任目前。
水月本来无我相，风尘到处有人缘。静中勘破循环理，坠溷飘茵听自然。

海滨邹鲁布衣尊，出处依然古道存。拚以心肝■〈酉守〉戚友，肯将口腹
累儿孙？老来不觉羞看镜，达者何妨效鼓盆！一事难忘东道谊，百花丛里劝芳
樽。

历尽穷冬两鬓霜，醉看东海几生桑！英雄更有难收局，歌舞终无不散场
！白发祇余贫病在，朱门每为古今伤！知非伯玉吾真愧，成就高阳一酒狂。

四香楼少作附存

晋水王松友竹

枕上作

不寐怀前事，无才处草茅。恕凭奴婢慢，愚惹友朋嘲。道味闲中得，情怀
病里抛。诗成难妥帖，伏枕且推敲。

桃园阻雨

常恐归期缓，何堪阻去程。雨随风骤至，云与月争行。壁上孤灯淡，空中
万马鸣。故乡心滴碎，窗外破蕉声。

岁暮书怀

门户中衰觉命慳，逆来顺受亦安然。琴因养性非关趣，诗为娱情不在传。
斑管转工修野史（时在志局采访），锦囊并贮看山钱。可怜无限缠绵意，岁月
蹉跎又一年！

书兴

容易秋风感不禁，最无定局是晴阴。愧非大海回澜手，犹有闲云出岫心。
闻事每惊当世混，读书且喜住山深。囊中碌碌谁知己，抱膝聊为梁父吟。

除夕书怀

酒脯今宵列绮筵，祭诗醉灶不遑眠。亲朋索写宜春帖，儿女争求压岁钱。
痛饮每貽邻里笑，浪吟偏惹姓名传。回头顿觉前非悟，明日吾生又一年！

暮春书感

九十韶光转眼过，一编补读慰蹉跎。心虚似竹狂言少，事乱如麻幻梦多。
爱客也知输北海，耽吟敢道学东坡！凭栏偶听伤春曲，那不教人唤奈何！

家云汀编修（式文）见访不遇留题楹联有云『处士麈尾唯使鹤』却寄
故人邀我看山行，客到蓬门鹤替迎；偶被白云留小住，非关有意避公卿。

留题剑潭寺

自笑烟霞癖，春秋客异乡。随身双蜡屐，呈佛一奚囊。临水山如笑，栖云
石亦香。不愁归日缓，正值菊花觞。

东山草堂题壁

高卧东山下，言采山中芝。终南有佳处，奚必仕宦为！营营投快捷方式
，徒为达者嗤。所思道阻长，采采欲赠谁？

消夏词

南向轩窗一一开，修篁左右水潏洄；招凉不用频挥扇，自有熏风入座来。

秋日偶成

漫天风雨撼枫林，百感茫茫搅寸心。对镜悲同笼鹤瘦，擘笺聊和砌虫吟。
陶公心醉黄花酒，杜老悲添白帝砧！一抹残阳芦渚外，不胜时事叹浮沉！

书兴

不在逢时术未精，久将富贵比云轻。惭无事业争千古，且托渔樵过一生
；妻子也为身外物，炎凉最薄世间情！著书自遣无聊趣，何必人寰有姓名！

书感

薄产如才减，衰亲更病缠。医心书作药，餬口砚为田。块垒填胸次，疮痍
满目前！弟兄今半逝，清夜泪潸然！

村居书怀

敢道栖迟为寿萱，自甘身老郭西村。修篁趁水环茅屋，怪石如山俯菜园。
着句不剿先辈说，温书如对故人言。地偏尽日无车马，高卧何须昼闭门。

遣怀

自从读礼废吟诗，岂为穷愁下笔迟？书好总难胜酒力，妻贤终不及亲慈
！秋风落木空肠断，夜雨孤灯每泪垂。输与林乌能反哺，报恩无日有余悲。

晚过四湖庄

群山缥缈意闲闲，风景依稀俗累删。荷笠野翁驱犊返，携筐村女采茶还
；断云过岭吠黄犬，落日照波飞白鹇。争奈未曾离别惯，归心急处水潺潺。

偶得四首

涧底有老松，郁郁态不舒。解我腰带量，梁栋才有余。当今哲匠稀，毋乃
此生虚！正恐逢顽樵，采薪妄翦除！

日日宴酒肉，厚道似任黎。床头金忽尽，转眼已云泥。更使暗中箭，按剑

难防堤。

酒肉可饲犬，卓识让山妻！

平治佻无分，修齐亦陶然。采药学长生，未必真升天！吾志无营欲，日结诗酒缘。即使旦夕死，才鬼胜顽仙。

人生贵适意，富贵良悠悠。万事有天在，何必苦营求！但恐光阴速，虚度到白头！浊醪真妙物，一醉失忧愁。

山居适兴

不求闻达不修仙，纵酒高歌亦偶然。一笑身闲无个事，白云深处枕书眠。

闲中写兴

闲中多雅趣，日涉小溪滨。骨为吟诗瘦，家因买酒贫。性情山水近，踪迹鸟鱼亲。枉费天生我，无才作逸民！

家居遣兴

思亲悲有梦，报国愧无文！负郭田三亩，临溪屋一分。水清鱼可数，树密鸟犹闻。争似家僮逸，开帘放白云。

感怀

产破逋犹负，时穷病亦奇。筹家心力瘁，思母梦魂悲。不醉愁难遣，无诗俗莫医。世缘何日卸，辟谷采灵芝。

游潜园吊林雪村（占梅）方伯

一代义声震四方，独从台榭望余光。有情梧树祇留影（园有碧栖堂，方伯弹琴处也），无主梅花空自香（园植梅花最多，有二十六宜梅花书屋）。供养文人怀此老，收藏图史望贤郎。不堪竟读「南征咏」（「南征八咏」，乃方伯平戴逆时之作；载在「潜园琴余草」），林下泉声咽夕阳（园有林下桥）。

遣愁

欲遣愁魔去，吟毫信手拈。衣因沽酒典，债为买书添。云献岫当户，月推花入帘：赏心皆乐事，幽僻亦何嫌！

家居漫兴

性本难谐俗，何须气不平。悲欢如梦境，诗酒破愁城。课子书重熟，持家法尚生。

山妻容养拙，甘为折葵烹。

书感

从来怀古意，须借浊醪浇。辱学淮阴忍，贱凭韦陟骄。凌云空有志，醉月最无聊。也作英雄语，身闲髀肉消。

感作

暮云惨淡正愁依，有酒难浇块垒胸：迂拙深时招世谤，是非多处结交慵。

和吴水田广文（逢清）「春日书怀」韵

十日晴无一日阴，今年青帝爱人深。看花不离杯中物，谀墓羞藏篋底金。
经世有才长落拓，感年无病也呻吟！何时得遂澄清志，独立苍茫耗壮心？

有感

门户中衰暗自伤，调停骨肉费思量；医家每苦无良药，免俗殊难出妙方。
世事十年双泪眼，人情一日九回肠！编篱插棘殷勤护，为爱黄花晚节香。

过北郭园赠郑香谷主政（如兰）

重来北郭吟诗社，已过东篱采菊期；冠盖丛中容野服，果然好客郑当时！
遣怀

岁月书无着，穷愁泪暗弹。一身轮疾病，八口耐饥寒；我本谋生拙，天教
到死闲。如何尘世上，难得是平安？

草堂小集偶作

酬应忘迎送，原知礼数虚。家贫偏结客，屋小喜藏书。壮岁因诗瘦，忧时
借酒除。自惭居士俗，冠盖集茅庐。

哭林若村观察（汝梅）

哭君不独在私情，顿失粉乡一老成！棺未盖时还望活，梦当酣处尚疑生。
病因忧国筹防海，人念倾家助守城。犹忆追陪公宴罢，西窗话雨到天明。

林跋

余年十六，侍先君于台湾之淡水。淡水为新开埠，荒寒清寂。余开户即对
观音山，海上帆来，风中片白，楚楚然山光海色，掩映窗户，余亦少悟画理
；去今匆匆五十四年。台湾既割让，视淡水当日游迹，犹同隔世。

去年，及门江生次鹰以新竹王子寄生先生诗草见示；且以书寓余，推奖逾
分。读其近体，骨力清健，仿佛陈简斋；然往往流出悲音，则伤其故乡之属他
人也。呜呼！清室之不振，且丧其二百余年创造之皇基；当日百战所有之藩属
，今已一一无存，矧在台湾一隅耶？友竹悲台湾，余则兼悲清室；脱不落彼二
、三乳臭之近支，胡使余今日有黍离之悲！计十年以来，九谒德宗景皇帝之陵
，至伏雪中痛哭亦不知寒；其不死于陵下者，先帝之灵佑此恋恩之措大耳。此
事使友竹闻之，其必以余为同调，且将以诗勸余也。余诗可六卷，多伤时之作
，不欲付刊；友竹诗，则和婉中寓悲梗，「小雅」之遗也。诗数不多，然多可
传者。为序弁首，则吾岂敢；此文用为跋尾可也。

辛酉（民国十年）正月，愚弟林纾识。时年七十。

连跋

此吾故人王子友竹之诗也。吾撰「台湾诗乘」，函索见示；且言老病颓唐

，惧将就木，愿余一语，以诏后昆。嗟乎！友竹尚未甚老也，而其言若悲；使友竹少时而能立功名以炫耀当世，岂能有此诗哉！即有此诗，又岂能期其可存哉！江山虽改，文采长留；友竹亦可以自豪，又何必戚戚耶？

癸亥（民国十二年）孟夏，台南连横跋于稻江。

题词

蓬台气象自岩岩，藏岫秋云郁不堪；独向头楼吹铁笛，一时才俊满东南。
布衣亦有宋遗民，修到梅花始见心；惟大英雄能本色，百年天地此孤吟！
水月主人书于值庐。

题词（原题「奉读沧海遗民剩稿题后」）

绵绵此恨了无期，如此江山如此诗！我亦心伤难卒读，公原天假以鸣悲。
任从东海生桑日，似听西台击竹时！碧可千年双泪血，斯民岂但到今遗！

乙丑（民国十四年）午月，温陵志超王冠群。

王处士友竹先生五旬寿序

我台三百年间，以文学鸣海上者，代不数睹。桑海之际，士之不得志于时者，始竞为诗歌，以写其抑郁不平之气。于是而南有南社、中有栎社、北有瀛社，各集徒侣，肆为吟咏。而横亦奔走其间，得与诸君子相晋接；最后，乃获交新竹王君友竹先生。

先生，古之嶮崎人也。其为人也，冲而澹、狂而简；其为诗也，渊而穆、宏而肆；其论诗也，放而微、广而约；其出而与世接也，纵怀自任、适可而止，不以利害中于中而贫富易其节。盖士之所处虽不同，而乐天任性，无往而不自得也。先生少孤，处境困；节母吴太孺人教之严，学乃日殖。弱冠，入北郭园吟社与乡先达相唱和，崭然露头角；顾不屑为帖括家言。或劝赴试，不应；醉以酒，迫使言，始轩眉而语曰：『公等以吾为不乐仕宦乎？吾自顾菲才，无益于世。顾世人一服儒巾，反厌厌欲死，公等将使我为木偶乎？』又进而言曰：『今世界交通，竞为艺术，海疆有事，则台湾必先被兵；公等幸毋以士自囿！』方是时，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士之出入庠序者，争以八比博高第。闻斯言者，莫不笑之。顾未几，而法人猝犯台，基隆、澎湖次第沦没；草草议款而罢。先生又语乡人曰：『公等毋以息兵而自憙也！台湾孤悬海上，富殖久闻于外；利之所在，人所必争。苟不早图自卫，必貽后悔！』及甲午（光绪二十年）之战，而台湾竟割让矣。当是时，戎马倥偬，苍头特起；先生知事不可为，忽然远去。将避地泉州，途遇盗，倾其资。嗣再东渡，居故庐以奉先人之丘墓。陈孺人者，先生之德配也；淑婉知大义，相依于患难困苦之间，志不稍挫。未几而逝，先生哭之恸，誓不再娶，以酬其义。先生既屡遭世变，益隐居不出。所居曰「如此江山楼」者，藏书万卷，坐卧其中，愈肆力为诗。取从前

所作而删之，曰「焚余集」。又以其余力撰「台阳诗话」上、下卷，刊诸世。凡所采摭，多一代名作；而论诗、论人，不为溪刻之语，其裨益于台湾文献者不少！前辈郑香谷先生爱其品学，延入北郭园；四方来游之士，苟及新竹无不知有诗人王先生者。嗟乎！如先生者，岂甘以诗人自老耶！使其少年豪爽之气，稍稍与世推移，岂不足以建一功、立一业，为乡族交游光宠；而贫困以约之、患难以阨之、疾病以苦之，使之不得不以诗酒自娱，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盖其所拂者人、所全者天也！

始辛亥之春，横过新竹，主北郭园；与先生相见，握手道生平，纵论古今文史及当代人物，历两昼夜不倦。临行语曰：『我台开辟以来，得古文真传者，唯子；他日志墓之文，亦唯子！』越四年，横归自大陆；先生以书来曰：『吾碌碌无所表长，今年且五十，儿辈谋上寿；愿得子一言，以为光』！嗟乎！以横不文，何足以寿先生；顾念先生结交多豪杰，乃不求之名公巨卿，而独眷眷于南鄙之一士，是知横可与言诗矣。国风不作，大雅沦亡！士之稍涉唐、宋人语者，辄翹然以诗自豪；其甚者，且窃诗人之名以自熹，亦多见其不自量耳。先生之诗虽不多，而信为必传之作；是先生之寿，且将与金石而并久，岂但争得失于一朝一夕间哉！

先生今年才五十；人生百岁，仅及其半。愿努力加餐，含蓄而张皇之，以为吾台文界之光；则横尤愿执管以从其后。

乡愚弟连横顿首拜撰。

友竹居士五十寿诗

曲学以阿世，儒者所不齿；至今丞相弘，千载笑牧豕。友竹抱遗经，埋首蟬丛底。咄哉家贫赤，胸次富图史。僧孺笔可耕，髯仙字可煮；纵谈隘五州，览古洞廿纪。长揖通德门，布衣傲珠履；鲲鹿竞维新，华士聊尔尔；审音聳雅郑，辨色贖朱紫。赖此一诗痴，风骚存正始。弹指小沧桑，年今半百矣！索和自寿诗，重瀛犹尺咫。君我信同病，读之悲且喜。我闻孟东野，工诗穷欲死；然而白香山，境老诗愈美。为白固可娱，为孟亦不耻；将寿补蹉跎，或者有是理。竹城旧诗藪，才隽拍肩起。开筵擘麟脯，登坛执牛耳；高唱鹤南飞，腰笛烦李委。惜我滞鹭屿，故关渺千里！屋梁望颜色，渴念何时止！朔风起天末，吟筒付双鲤；以诗寿诗人，人远诗则迤。苦忆嵇阮交，转眼成黄绮；伫君杖乡日，跻堂共称兕。落落耆英会，盈盈衣带水；引领幔亭樽，馋涎滴满纸。

耐公寄祝。乙卯（民国四年）仲冬十又一日，鼓浪洞天客次。

邱菽园笔记一则

友人示余「即事」二首：『览奥探幽兴不违，每逢佳境乐忘归；披襟小憩

榕根上，指点儿童去路非』。『天气微暄雨乍晴，出门聊为看山行。呼童填尽崎岖路，免得行人叹不平』。问似程、朱诗否？余笑颌之。因询悉为新竹王友竹（松）之作；并言友竹颇有祖遗，能结客、好吟咏。自全台归日后，家始中落。咸劝出庐应日聘，不答；杜门避客，号「沧海遗民」以见志，亦可悲也。偶得菽园诗，则大喜；手自钞录，日夕念「海澄邱某」不去口。余闻之，甚愧其意。

他日，王咏裳自厦以书抵我云：『友竹，即其族昆。少孤，事母克孝。甲午，内艰服闋，手订「四香楼余力草」；丙申返台，用陆渭南诗意，改题「如此江山楼」，复订留删草。不工古体，近诗则独见性情；如家居漫兴云：「性本难谐俗，何须气不平；悲欢如梦境，诗酒破愁城。课子书重熟，持家法尚生。山妻容养拙，甘为折葵烹」。山中访友云：「来路沿流水，开门见远山；花间携手语，酒后出诗删。为约三椽筑，同消一味闲。敢嫌供给少，满袖白云还」。杂感云：「休说中原事，群雄约叩关。人犹谋仕宦，谁肯念痼瘵！家国愁如海，朝廷债似山。泪盈襟袖湿，不是酒痕斑」。登城东楼云：「发俾望阙叹拳空，时事浮云大海东。绕郭溪声秋雨后，满楼山色夕阳中。移家人困偷油鼠，守土民愚负蠹虫。一片热肠双冷眼，搔头只合问苍穹」！赠家瑶京弟（国垣）云：「人文两足慰相思，一日迟过数度催。万事输君缘有母，半生爱我只因诗，才华恰是荒年穀，倾倒真如向日葵。深愿来生作兄弟，老天可许再追随」？皆集中上驷。暇当嘱其退缮全稿，邮质先生耳』（以上载邱菽园先生所著「五百石洞天挥尘」中）。

题沧海遗民「台阳诗话」邱逢甲（仙根）

如此江山竟付人，干戈留得苦吟身。乱云残岛开诗境，落日荒原泣鬼磷！埋碧可怜黄帝裔，杀青谁作素王臣！请将风雅传忠义，班管重归故国春。

酬台湾王隐君友竹见赠长句林纾（琴南）

长安寄食一衰翁，敢拟臣家处士公！片纸忽然来海外，情波无际出诗中。悲君所遇如韩偓，知我何修得孔融！等是遗黎尚奚语，祇余醉泪洒金铜！

遗民王友竹君生圻表

吁！此吾老友王君友竹之生圻也。行人过者，请驻足一谛视此题辞！

友竹成此，在生年五十而后。自以贞疾难瘳，豫谋及之；亦其生平处事，智虑周浹、始终条理之一端。不期乃与昔传赵岐、司空图诸贤相闇合；而其遭世为更屯、居心为更隐也。

邱菽园知友竹三十年，重以手函催属，爰振笔为之辞曰：夫可埋者形质，不可埋者心光。友竹少日，厌程文、能诗酒、好侠游，当其声华鼎盛，夫亦

岂仅以名士自安；诚欲藉是一抒蕴奇，得以济世。迨至事与愿违，极沧海桑田之变。既因赋归来而阨于肱筐，复欲骋域外而厄于游费；行固非有所干求，居亦有所不敢见。在他人目为壮岁有为之时，正友竹琴书养晦之日。俄而廿年，家境急转直下，禹域沸蟾，秦坑荡魄。其事、其情，均非友竹之所愿闻，而又不能膜处于无闻。由有知而有期，由有期而无妄；心血熬煎，暮气已及，顾影汲汲，诚不知此身之涕泪为何从也！嗟乎友竹！逝者如斯，不以死悲；夫世固有更悲于死者矣。然安知庸庸无识之人，不以子之志行崑奇，谓非摧折猖披，穷无复之而乃用是以自怡耶？然又安知千百年后人过者中，竟无一、二好奇之士感子之悲亦从而悲之，因而因果牵缠，证死生之知己耶？夫亦可以无悲也矣。

友竹讳松，又字寄生，号沧海遗民。祖籍闽南晋江，为唐广武王潮公之裔。自其大父以儒术授徒，迁居台岛，遂为台之新竹人。甲、乙革易，友竹恒郁郁不自聊其生。余文前成，友竹幸犹及见之。复越若干岁，友竹乃以某甲子某月日寿终；距生于同治丙寅十一月十六日，享寿几十有几岁。

遗着「诗集」、「诗话」，夙已行世；当代文人林琴南、吴翊庭诸先生赠作序跋，均许为必传。其未刻稿尚有若干种，存于家。

子诗光、诗祖，孙礼清、礼祺、礼麟；女淑，适张式毅。子孙遵循治命，遂成葬于是圻中；地名香山愚湖云。

闽海邱菽园譔文。